

TOWER OF BASEL




THE SHADOWY HISTORY OF THE SECRET
BANK THAT RUNS THE WORLD

巴塞尔之塔

揭秘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世界

[美] 亚当·拉伯 (Adam Lebor) 著

慕相 刘丽娜◎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TOWER OF BASEL

THE SHADOWY HISTORY OF THE SECRET BANK THAT RUNS THE WORLD

巴塞尔之塔

揭秘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世界

[美] 亚当·拉伯 (Adam Lebor) 著

基相 刘丽娜◎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塞尔之塔：揭秘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世界 / (美) 拉伯 (Lebor, A.) 著；慕相，刘丽娜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Tower of Basel: The Shadowy History of the Secret Bank that Runs the World

ISBN 978-7-111-47393-0

I. 巴… II. ①拉… ②慕… ③刘… III. 国际清算银行—研究 IV. F8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980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4-0335

Adam Lebor. Tower of Basel: The Shadowy History of the Secret Bank that Runs the World.

Copyright © 2013 by Adam Lebo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PublicAffairs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ublicAffairs Press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巴塞尔之塔： 揭秘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世界

[美] 亚当·拉伯 (Adam Lebor) 著

出版发行：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刘利英

责任校对：殷虹

印刷：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170mm × 242mm 1/16

印张：19.25 (含插页 0.5 印张)

书号：ISBN 978-7-111-47393-0

定价：69.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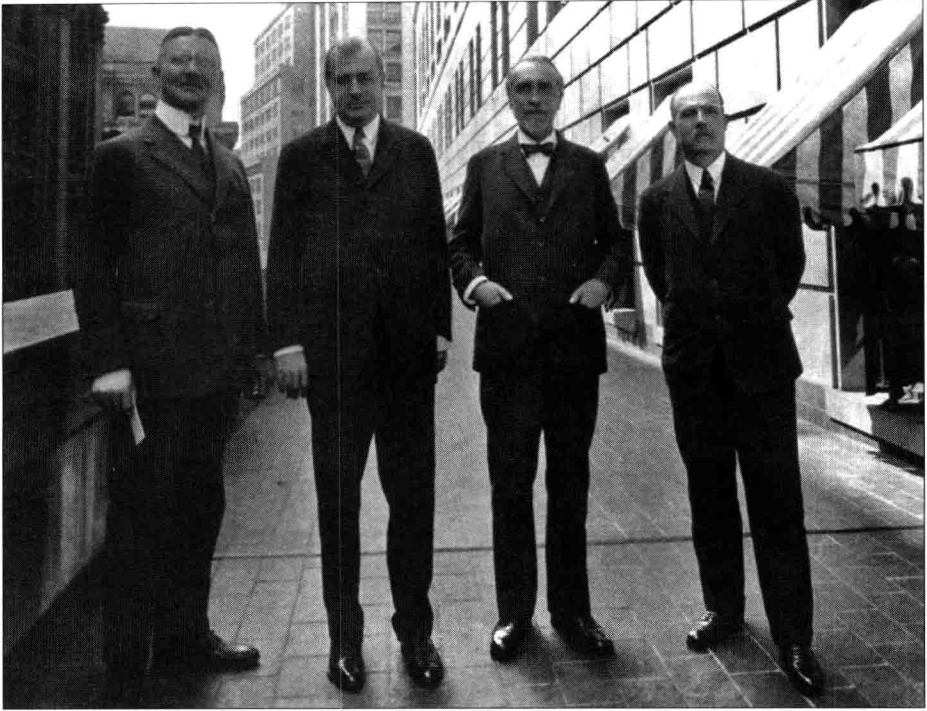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四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中央银行家于1927年齐聚纽约：阿尔马·沙赫特（德意志帝国银行）、本杰明·斯特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蒙塔古·诺曼（英格兰银行）、查尔斯·里斯特（法兰西银行）(BIS 提供)



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于1930年4月举行的首次非正式会议。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即便与会的央行行长已经闭会离开，会议室也不对外开放。(BIS 提供)



BIS 最早的总部所在地从前是巴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旅馆。当时是作为临时场所使用，但 BIS 在那里一直办公到 1977 年。(BIS 提供)



1935 年 5 月的董事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蒙塔古·诺曼、阿尔马·沙赫特、库尔特·弗赖赫尔·施罗德，施罗德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纳粹私人银行家。(BIS 提供)



阿尔马·沙赫特（居中者）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一起。身为德国战时经济的设计师，沙赫特把自己描述成希特勒“最忠实的同僚”。（Süddeutsche Zeitung/Northfoto 提供）



英国特工唐纳德·麦克拉伦负责对纳粹工业巨头法本化学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子公司实施破坏行动。法本化学公司的 CEO 赫尔曼·施密茨是 BIS 的董事会成员。（麦克拉伦家族提供）



二战期间，艾伦·杜勒斯是美国情报机构驻瑞士情报站的负责人（右）。杜勒斯是 BIS 行长托马斯·麦基特里克的朋友，麦基特里克向杜勒斯提供代码为 644 的情报信息。（Süddeutsche Zeitung/Northfoto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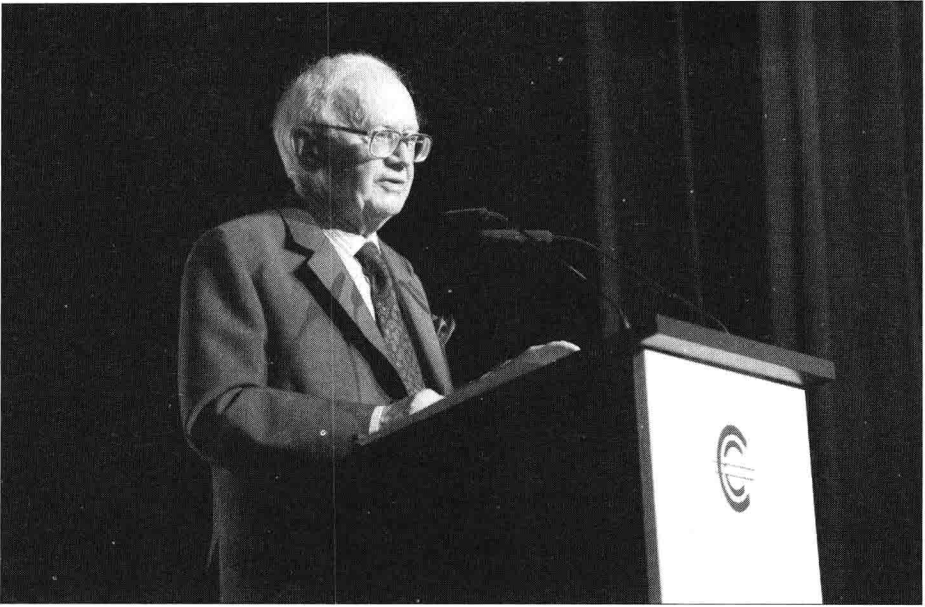
1958 ~ 1969 年间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和 BIS 董事的卡尔·布莱辛（左）。与很多德国银行家一样，布莱辛也是第三帝国里忠实的纳粹信徒。他负责监管一系列集中营和苦工劳改营。（Süddeutsche Zeitung/Northfoto 提供）



1940 ~ 1946 年间任 BIS 行长的美国银行家托马斯·麦基特里克。BIS 作为帝国的国外分行，接收了纳粹劫掠来的黄金，并成为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秘密交往的渠道。(BIS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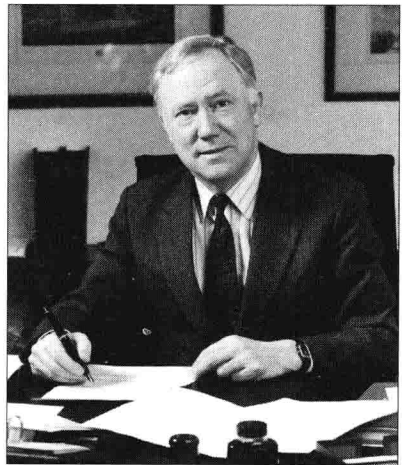
罗杰·奥伯恩 1938 ~ 1958 年间任 BIS 总经理。在这位法国银行家的努力下，二战之前、之中和之后跨国金融交易得以持续进行。(BIS 提供)



亚历山大·拉姆法鲁西是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被称为“欧元之父”。拉姆法鲁西1985 ~ 1993 年间任 BIS 总经理，离任之后设立了欧洲货币局（EMI），即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BIS 提供）



佩尔·雅各布森 1931 ~ 1956 年间任 BIS 的经济顾问，影响广泛。战争期间，雅各布森以中立国瑞典公民的身份将在华盛顿了解到的经济信息提供给柏林方面。（BIS 提供）



安德鲁·克罗克特是备受尊敬的英国经济学家。他在拉姆法鲁西之后继任 BIS 总经理。在克罗克特任期内，BIS 从一家以欧洲为主的机构转变为一家全球性机构，这样，BIS 存续下去就不成问题了。（BIS 提供）



1980 年的股东大会。经过 50 年的风风雨雨，BIS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柱。
(BIS 提供)



2013 年 1 月的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员。与前辈银行 BIS 类似，欧洲中央银行也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透明度低且不知向谁报告。(ECB 提供)

“这家银行完全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势力的控制。”

——盖茨·麦戈拉 (Gates McGarrah),
国际清算银行首任行长, 1931 年。¹

TOWER OF BASEL

译者序

巴塞尔之塔，巴别通天塔。了解西方文化的读者看到本书书名，心中想必会如此联想。

以《圣经》中永远修不完的通天塔为意象，映衬人类世界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真为巧妙比喻。因为二者确实多有相似：神秘感、充满挑战、冲突与合作、永远都在修建之中……

84岁。从1930年创立至今，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作为一家最古老的国际金融合作组织和“央行的央行”，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层面纱体现在它与战争的渊源，体现在它低调沉静外表下的巨大影响力，也体现在它历经危难，却终能逢凶化吉。这些特征交汇贯穿在时间的轴线中，与一次又一次的危机相伴，激发着世界金融人强烈的好奇心。

在翻译本书以及日常工作中，最令译者深思的一个问题是，BIS如何能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一次次面对危机、度过挑战？答案需在时间的线索中寻觅。借用时下热门的电视连续剧语言，BIS迄今的80多年历程大体已经上演了五季。

——第一季，从20世纪20年代酝酿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前。这一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声望，保持独立性，其核心业务是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的德

国赔款。

BIS 诞生于一战废墟之上，是战争的产物。两位深谋远虑而又备受争议的中央银行家——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是它的主要设计者。他们深刻反思战争的惨痛教训，竭力于一个“伟大的发明”，并对它充满雄心勃勃的期待：它将是一个不受政治控制而又能让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跨境金融体系、一部“永恒的货币机器”、一个“央行的央行”，以及一个中央银行家的“惬意俱乐部”……

当是时，欧洲旧有的秩序被撕扯得千疮百孔，多国银行家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努力催生了这个“婴儿”，希望它能带来和平。它负责拨付德国的战败赔款，作为受托人管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下的贷款，推动德国履行国际偿债义务。与以化解国际政治危机为宗旨的国际联盟不同，BIS 的职责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法国社会党政治家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 1930 年写道，BIS 从事的杨格计划业务，“将日益显示其影响力。”“透过未来的重重迷雾，一个履行神秘使命、寻求金融秩序的同盟……经由理智而谨慎的管理，将可能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的辅助力量。”

不出所料，这个新生的“婴儿”茁壮成长，但却不幸在二战中染上污点——与纳粹德国合作。这既使它在战争期间能够获得生存，同时也成为二战后难以洗刷的历史负累。

——**第二季，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季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名誉，核心竞争力在于为中央银行服务。

二战催生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设立，BIS 一度处于存亡之际。1944 年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主导会议议程的美国财长亨利·摩根索和助理财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还试图将 BIS 解散关闭。

好在，在英国代表团团长、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以退出布雷顿森林会议为威胁的坚持下，BIS 得以保存。另一方面，BIS 自身的反应聪明迅捷。它的管

理者以娴熟的技巧迅速地把 BIS 建成了一家全新的国际金融机构。BIS 既未寻求同二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展竞争，向债务国提供贷款，也没有试图挑战世界银行的地位，为发展项目提供融资，而是坚持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为中央银行提供资金管理、金融协调和私密的会议场所，而这在二战后的欧洲恰恰是急需的。

——**第三季，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末欧元诞生。**这一季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催生欧元问世，核心竞争力是在欧洲一体化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的国际金融协调力以及应对跨境银行危机而推进的国际监管合作。

1971 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BIS 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1977 年，由咖啡色幕墙环绕的 18 层高的塔楼正式启用办公。当时，这座新总部大楼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认为与它一向沉静保守、行事神秘的风格不符。

到了 80 年代中期，对巴塞尔之塔的争论与非议渐渐平息。这座耸立在巴塞尔中央火车站广场、外观时髦现代的建筑，已然成为这个身处三国交界的瑞士城市都市天际线最亮丽的部分，象征着 BIS 不断延伸的业务领域和日益增长的凌云壮志。

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BIS 成为唯一有能力处理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颇为复杂的技术问题的机构。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在搬迁到德国法兰克福之前，最初就设在 BIS 的塔楼里。如书中所言，“在通往欧洲统一的道路上，每一站都有 BIS 的身影。”

1974 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倒闭引发的跨境风险促成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的诞生，成为全球第一家专注于银行监管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 BIS，自此，母国 - 东道国跨境监管合作、清偿力风险、资本充足水平等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1988 年，第 1 版巴塞尔资本协议成为全球首个国际监管标准，并成为 16 年后第 2 版、22 年后第 3 版资本协议的基石。

——**第四季，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季 BIS 的

主要任务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从制度上让美国深度参与，并开始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伸出橄榄枝。

20世纪90年代，BIS再次经历了一场生存危机：由于欧元即将问世，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人们开始怀疑BIS存在的必要性。尽管当时盈利仍然十分可观，但如果BIS在国际上不再发挥作用，就很难找到继续存在的理由，助其获取利润的大量法律特权也将一并失去。当时BIS来了一位新的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这位曾经在IMF工作过的英国经济学家以他所拥有的国际经验给这个狭小、安逸的地方带来了宝贵的视野。他明白，欧洲货币局的成立就意味着BIS时代的终结。BIS是一个非常着重于欧洲事务的机构，而一旦成立了欧洲货币局，关于欧元的一切事务就都转移到那里去研究解决了。

克罗克特为这家机构找到的生存法宝是——全球化。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没有美国的参与。BIS成立至此60多年来，尽管与美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但美联储却一直与之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连最初派发给美国的股份都交由摩根等3家美国商业银行持有。美国一直跟踪着BIS塔楼里发生的事情和讨论的问题，但美联储的官员来巴塞尔从来都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而不是作为成员国央行的代表。克罗克特希望打破这一反常的局面。他认为，所有来BIS出席十国集团央行行长星期日晚间会议的国家都应该是BIS的成员国，并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美联储需要先加入BIS，再成为董事会成员。美国的正式加盟，使得BIS作为管理全球金融事务的一家特殊银行的合法性得以延续和强化。

——**第五季，从2008年至今。**这一季的主要任务是引领全球金融监管规则，核心竞争力是专业知识与强大数据。

以2008年华尔街大型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的最近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BIS瞅准了大危机后金融秩序重建的契机，通过巴塞尔委员会积极更新它早已牢握在手的银行业监管规则，将它升级为以巴塞尔协议Ⅲ为核心的一系列国际监管标准，成为危机后金融软实力的

代名词。

危机期间，BIS 竭尽全力捍卫欧元，维护金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它所擅长的国际协调力再次展现出特殊意义。有人说，与二战时期相比，在现代全球化经济条件下保持这种联络会显得更加重要。“当人们开始彼此射杀而不是相互对话的时候，经济和贸易还能维持下去。这比赢得战争本身更为重要。”为了维持金融利益，各国需要保持对话的畅通，而为了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巴塞尔无疑将再次成为首选之地。

时至今日，在这个知识激增与共享的时代，更需要专业的指引，尤其是在国际金融领域。BIS 又找到了新的核心竞争力——专业数据，并以此强化它的既有实力。在现在人们眼中，它是一家独特的机构，依据国际条约成立并受其保护，既是一家国际组织、一家盈利超强的银行，也是一个研究重镇。

在最近两个十年，BIS 收集国际银行业务统计数据并用电脑存储处理的决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BIS 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掌握信息最全面的金融机构，在银行跨境交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方面的数据收集尤其出色。它像以往一样动作敏捷，已经把自己塑造成在商业银行相关领域的重要信息总汇。

在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国家和地区的 GDP 占到了全世界的 4/5。在巴塞尔周末会议上讨论的内容成为理解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之策的重要依据。BIS 内部设立的委员会在重建世界金融架构、协调监管政策方面至关重要。今年已满 40 岁的巴塞尔委员会一以贯之地推行国际银行监管标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写道，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将塑造全球金融乃至全球经济的未来”。在他看来，巴塞尔委员会应被授予“年度最晦涩难懂但却最为重要的监管机构”，他说，“该委员会的工作很少出现在报纸头版，但在巴塞尔所完成的工作却对形成更稳定的世界经济至关重要。”除了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之塔里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和支付结算委员会（CPSS）也在各自领域导引着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与方向。

综合以上“五季”，不难发现，BIS 在每次历史的关键节点都能抓住要害，